

中国 | 小小说 | 八骏

新课标语文课外阅读经典

江岸◎著



世上最疼我的 那个人去了

*Gone Loith the
Person Who Loves
Me Dearest*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中国14岁小说大赛

中国14岁小说大赛

中国14岁小说大赛



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太了

中国14岁小说大赛

中国|小小说|八骏

新课标语文课外阅读经典

世上最疼我^⑩ 那个人去了

江岸◎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/江岸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9.1
(中国小小说八骏)

ISBN 978-7-5104-0061-2

I. 世… II. 江… III. 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4665 号

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

丛书策划: 东 方

责任编辑: 程 军

策划编辑: 村 流

作 者: 江 岸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北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 编 室: +86 10 68995424 68326679 (传真)

发 行 部: +86 10 68995968 68998733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 权 部: +86 10 6899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252 千字

印 张: 14

版 次: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**ISBN 978-7-5104-0061-2**

定 价: **28.00 元**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黄泥湾风情

亲吻爹娘	3
吃轮供	6
熟 亲	8
冲 喜	11
寿 材	13
听老雷说书	15
呼噜王	17
碾碾上树	20
送 老	23
留碗底儿	26
天 火	29
张三九	32
添 箱	34
松 套	37
小 名	40
鼓书刘	43
野 渡	45
哭 嫁	48
打儿窝	51

冬 妹	54
老 屋	56
落 气	59
乞丐装	61
寻 死	64
牵 亲	67
山路弯弯	70
团 头	73
顽 疾	75
晚 娘	77
炒盐豆	80
碗面子	83
望子成龙	85
五爪猪	88
稀 客	91
孤坟纸	94
砸 锅	97
借了父亲一头牛	100
恩重如山	102
踩 筐	105
招女婿	108
送 灯	110
妯 娌	113

青龙街纪事

再给爸妈烧回炕	119
珍贵的礼物	121
大排档	123

我等到花儿都谢了	125
公民孙师傅	128
将上当进行到底	130
蹲的姿势	133
钟点工	136
犯罪嫌疑人	139
盛氏家训	141
空 巢	144
没有鳔的鱼	147
探花郎的后代	150
花 妈	152
温 暖	155
献 血	158
快乐的马车夫	160
像人一样活着	163
画 痴	166
心 窗	168
不肖之子	171
寻找回来的世界	173
纪念品	176
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	179
鸟 食	181
境 界	184
黑白二老	186
丁香花开的日子	188
干 咳	190
姑 妈	192
经典游戏	194
娘 亲	196
青春祭	198

割豆时节	200
------------	-----

奇思妙想

人类的轮回	205
走 神	208
锈迹斑斑的发动机	211



黄泥湾风情



亲吻爹娘

可能是爹的瞎话说多了，娘总是不相信爹的话。清早，刚睁开眼睛，爹就对娘说，小三子亲了俺。娘根本不相信。孩子长大了，和爹娘有了天大的隔阂，不嫌弃爹娘就不错，还会亲你的老脸？

娘狐疑地问，你又梦见小三子了？老东西，又说瞎话。

爹急赤白脸地说，是真的，不是做梦。谁说瞎话谁是地上爬的。

爹娘疼爱断肠儿。小三子兄弟三人，小三子最小。小时候，小三子经常钻在爹娘的怀里，搂着爹娘的脖子，小鸡叨米似的在爹娘脸上啄。爹娘下田回来，被小三子啄几口，心里甜丝丝的，浑身的疲劳就烟消云散了。小三子长大以后，再也没有亲过二老。但是，爹娘都没有忘记小三子鲜嫩如花的小嘴啄在脸上那种麻酥酥的感觉。自从小三子离开家乡，娘总做小三子亲她的梦，到底做过多少次，她自己都记不清。爹梦见这样的场面比娘少得多，所以每梦见一次，都稀罕得不得了，一睁开眼睛，就兴致勃勃地讲给娘听。有时候，娘都梦见小三子好几次了，爹还一次没梦见呢，爹就编瞎话给娘听。娘每一次听了都直撇嘴。

娘撇着嘴说，你是少见多怪，俺早被小三子亲腻了。娘满脸不屑的表情，其实，她心里酸酸的。毕竟，老头子梦见小三子亲他的这个晚上，她的梦连小三子的边儿都没挨上。

爹没好气地说，谁和你比做梦了？俺是说前天进城，小三子亲俺了。

娘惊异地瞪大了眼睛，嚷道，真的？你昨天回来的时候，咋不说？

你让俺说了吗？俺一进家门，你的问题一个接一个。小三子瘦了吗？小三子胖了吗？小三子白了吗？小三子黑了吗？俺嗓子干得冒烟，连喝水的工夫都没有。你都不能问问俺，渴不渴，饿不饿，累不累？

老东西，你现在不渴不饿又不累，快给俺说说，小三子咋就亲了你？

小三子大学毕业以后，没有找到接收单位，在城市流浪。转眼间，秋风吹黄了黄泥湾所有的山头，还没有小三子就业的消息。小三子吃什么？小三子穿什么？小三子住在哪里？这一切，都是拧在爹娘心头的死结，怎么解都解不开的沉甸甸的疙瘩。娘织了毛衣毛裤，爹卖了一千斤稻谷。爹背着包袱，揣着钱，进城去看小三子。见到爹的一刹那，小三子欢叫着跑过来，抱了抱爹。

老东西，小三子不是没亲你吗？娘斜了爹一眼。

你能不能别插嘴，让俺把话说完？爹瞪了娘一眼。

爹在城里小三子租赁的房子里住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，小三子送爹回家，临出门的时候，小三子突然抱住爹的脑袋，在爹的腮帮上叭地亲了一口。爹猝不及防，愣了，小三子也愣了。小三子松开爹的脑袋，愣愣地看爹。看着看着，小三子的眼泪流出来了，越流越欢，像家乡门前潺潺的小溪。小三子流着泪，缓缓捧起爹的脸，在左脸上亲了亲，又在右脸上亲了亲。最后，小三子紧紧抱着爹，趴在爹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。

小三子的泪滴进了俺嘴里，爹咂咂嘴，回味着说，咸津津的。

娘的泪水像门前的小溪汛期来临，哗地流了出来。娘哽咽着，喃喃地念叨，小三子，俺可怜的小三子……

不到半天时间，老朱家的小三子亲他爹老脸的故事就传遍了整个村庄。老朱家一家三口成了村人的笑柄。人们说着笑着，笑歪了嘴，笑痛了肚皮。

自古以来，都是大人和不懂事的孩子互相亲亲，何曾见过黄泥湾哪个人高马大的小伙子亲爹亲娘的？这个小三子，没羞没臊的，肯定是在城市呆久了，流氓电影看多了，学坏了。学坏了不要紧，你去找个姑娘亲呀，你爹的老脸糙得像树皮，亲着有啥意思？还有小三子的爹，也越活越没出息，这种事儿还拿回来说说。小三子的娘最好笑，这是多么光彩的事儿吗？值得她大喇叭似的到处宣扬。



秋去冬来，小三子回家过年。春节那几天，日光飞逝，小三子很快又要离家。小三子临走的时候，爹娘把他送到村口。邻居簇拥着他的爹娘，一起为他送行。人们都想瞧瞧小三子亲爹亲娘的西洋景儿。可是，小三子挥手再见了，放开脚步走了，也没有亲亲爹娘。

突然，人群里响起一个银铃般的声音，三子兄弟，不亲亲你爹你娘再走？

小三子停下了脚步，慢慢转过身来。

爹郑重地说，是呢，你娘等了这么多天呢。

小三子脸红了，笑了一下，扔掉行李，大步流星地向爹娘奔过来。他弯下高大的身躯，半跪在娘的面前，紧紧抱着娘佝偻的腰身……围观的人们早就预备了响亮充足的笑声，准备开怀大笑，可是，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了。几个大婶还摸出皱巴巴的手帕，擦拭着眼角悄然涌出的泪花。



吃轮供

黄泥湾的人老了，住女儿家只算走亲戚，住儿子家才算正经八百地过日子。儿子多的老人，轮流到儿子家生活，黄泥湾人将这种候鸟似的生活方式称为“吃轮供”。

爷爷英年早逝，奶奶独自抚养大三个儿子。三个儿子纷纷成家之后，便都分门另过。奶奶不愿看人脸色下饭，独自艰难度日。挺了几年，后来身染沉疴，不能自如行走，这下不得不走黄泥湾老人的老路了。

奶奶开始吃轮供的时候，大伯已然过世，大娘领着几个孩子过着凄凉的日子。我们扶着奶奶，往大娘家送。大娘扑通跪在大门口，抱着奶奶的腿，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诉，我的死人啊，你怎么那么狠心啊？撇下你的亲娘你的老婆孩娃啊，叫我们一家子怎么活哟……奶奶的脸色立即阴了，泪珠落了满腮。

娘怕我们扶不稳奶奶，一直不远不近跟在后面。见大娘和奶奶哭成了一对泪人，她急忙冲上来，将奶奶背到了我们家。

奶奶在我们家过了一个月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舒心日子，高兴得嘴角总也合不拢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在我们家，爹虽然张牙舞爪，却只是一个空架子，娘才是我们一家人的主心骨，我们对娘言听计从。娘粗通文墨，动不动就跟我们说百善孝当先，让我们善待奶奶。娘的话人情入理。我们家的每一顿饭，第一碗总是盛给奶奶。有了好吃的，也是奶奶碗里最多。就是吃稀饭，也数奶奶碗里最稠。

一个月之后，我们将奶奶往幺叔家送。幺叔早就躲出去了，只有婶子在家。婶子斜倚在门框上，寡白的刀条脸宛如深冬的水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，冷森森地仰望着天空，既没招呼奶奶，也没招呼我们，哼着鼻子说，怕是还没轮到俺家吧？俺家排在第三个月。

我们一听，傻眼了。娘又急忙冲上来，说，对不起，他婶子，是俺弄错

了，大嫂的一个月俺家替了，以后俺家两个月，你家一个月，好吗？

婶子的脸色顿时冰消雪融、桃红柳绿了，说话的声音也泉水丁冬般悦耳起来。她笑吟吟地对娘说，二嫂，你知书达理，小妹还能不听你的？

娘将奶奶背回来，奶奶在我们家又过了一个月舒心日子。

奶奶终于在第三个月住到了婶子家。婶子家顿顿饭都不够吃。婶子煮的稀饭能照见人影，奶奶去盛饭时，饭粒早就捞尽，只剩下一些米汤。婶子煮的干饭比枪子还硬，待奶奶囫囵咽下一碗，再趑趄趑趄去盛饭时，早已锅干盆净。我的堂兄弟还会吼她一嗓子，要吃多少？想撑死呀？

奶奶去的时候白白胖胖，住了半个月，已经枯瘦如柴。一个月住满了，天还没大亮，奶奶就早早收拾了一个小包袱，挽在手臂上，坐在婶子家门槛外，等我们去接她。

奶奶很快在我们家又住够了两个月。要到婶子家的前一夜，奶奶平静地对娘说，妮子，给我一根绳子。

娘，你要绳子做什么？娘好奇地问。

奶奶久久不说话，眼泪慢慢流了下来。

娘，你到底咋了？娘惊讶地问。

奶奶一下子抱住娘，号啕大哭起来。奶奶说，妮子，让我去她家，还不如让我去死呢。

娘猛地跪在奶奶面前，抱住了奶奶，哽咽着说，娘啊，我的亲娘啊，你哪儿都别去了，你儿省一口，我省一口，就有你的了。

在那个困厄的年代里，奶奶在我们家度过了还算温饱的晚年。娘尽心尽力侍候奶奶，为奶奶养老送终。奶奶死的时候，牢牢抓住娘的手，脸上竟浮现出一丝笑意来。

几十年一晃过去了，娘那一辈儿的人，老的老、死的死。大娘患食道癌，几个儿子装聋作哑，根本没有延医问药，她竟被活活饿死了。婶子住在两个儿子比肩而立的小楼中间的窝棚里，因痛风难忍，一截麻绳寻了短见。娘还算健旺，只是头发花白了，在我们弟兄几个家吃轮供，这家住不到一个月，那家早将娘抢走了。娘常常念叨两个故去的老姊妹，逢年过节，我们给祖先烧纸的时候，娘让我们给大娘和婶子也化些纸钱。她们坟上的野草都葳蕤成片了。



熟 亲

也不知怎么的，娘一辈子都不待见叔。娘在我们黄泥湾，是远近闻名的贤惠人，除了骂叔，从不张嘴骂别人。娘见了叔，眼里根本没叔这个人，转过脸就恶狠狠骂，这狗日的！

我一点都不理解娘。叔多好啊，叔没有儿子，叔疼爱我胜过疼爱几个堂妹。叔还经常下到我家的田间地头，几乎包办了我家的责任田呢。娘难道都没看在眼里吗？娘总是骂叔，这狗日的！

相反，娘对婶却非常热乎，似乎有点巴结她。和健壮丰满的娘相比，婶像极了一只还没完全化为人形的猴精。娘怕这个瘦猴似的婶宛如老鼠怕猫。每每叔扁了婶，婶就冲到我家门口发疯似的骂，什么难听骂什么。娘不还击，却捧出一碗茶来，笑吟吟地说，他婶，喝碗茶消消气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婶没辙了，快快而去。

小时候，每当婶骂上门来，我都忍不住，想跳出去跟她吵。每回都被娘不要命地拽了回来，回来以后，我都要大哭一场。难道，孤儿寡母就该这样忍气吞声受侮辱吗？由此我十分怀念爹。要是爹还在世，支撑着门户，该多好啊。

长大了，我才明白，当时纵然爹健在，也是无能为力的。我听娘说过，爹差不多是个废人，前鸡胸后罗锅，从头到脚满打满算也就四尺高吧。龙生九子，形态各异，这话一点不假。奶奶只生二子，就生出了武大郎和武松的翻版。爹一身是病，我出生不久，他就撒手人寰了。爹一生的使命，仿佛就是娶了娘生出我来。

后来，我又明白了一件事，才算理清了困扰我许久的叔、婶和娘的恩怨。

原来，娘的娘家比我们黄泥湾还偏僻，在大别山最深最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娘年轻时做梦都想嫁到山外。叔和师傅到山里做木活，到了那里，一住个把

月。日子久了，和娘熟了，娘想和叔私奔。叔答应了。叔带着娘，一路奔向黄泥湾。路上，叔想自己还年轻，就多了个心眼，想到了无从婚配的残疾哥。叔说，我已经成家了，只是有个哥哥，多少带点残疾，你愿意跟他吗？当时，娘的心肯定凉了半截，待她被叔送进爹的卧室时，就全凉了，等她后来得知叔并未婚配，简直就整个儿置身冰窖了。那会儿，娘已成了爹的人，想覆水回收都来不及。娘这一盆水，就这么泼在爹那方被烈日烤得冒出缕缕青烟的沙滩上，吡的一声就融进了爹的生活。

这些事情，是叔亲口告诉我的。我在市里工作，婶死了，我回去吊孝。料理完丧事，我们叔侄俩抵足而眠，叔把该讲不该讲的话都对我讲了，讲了半宿。叔说，我和你娘都孤了，想往一起凑合呢。我说，可能不行吧，我娘一直恨你呢。叔就笑了。笑过了，叔就说了当年他骗娘的事情。叔说，你娘不是真恨我。

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。按说，两位老人都老了，合成一家，彼此也好有个照应，况且，叔嫂熟亲，在我们豫南是有悠久历史的，乡里乡亲都能接受。再说，娘也60岁往上数的人了，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，没有身为市长千金的媳妇（惭愧，我是一个俗人，免不了错攀高枝）批准，纵然借给我一千个胆，我也不敢把老娘往家里接呀。真要接回去，那雌老虎还不得将我撕成碎片。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想，叔已经鼾声如雷了，我却彻夜难眠。

一大早，我从叔家出来，去找娘。娘坐在窗前梳头。我接过娘的梳子，帮娘梳。娘往昔油黑发亮、浓密如瀑的满头青丝如今犹染霜华，尚不盈握。我的眼泪出来了。

我喊了一声娘，说，叔要和你搬到一起呢。

娘一拍桌子，猛一下站起来，哼了一声，骂道：你少提那狗日的。娘分明觉得自个儿有些失态，又缓缓坐下来，低声说：娘这一辈子，就毁在这个龟孙手上。想叫我侍候他，做梦去吧。

你不也需要人照顾吗？我说。

